



帝學卷第七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充寶錄修撰兼國史院修撰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范祖禹上進

英宗體乾膺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  
宣孝皇帝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上

英宗體乾膺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  
帝初在睦親宅閉門讀書終日未嘗燕遊慢戲服  
御儉素如儒者吳王宮教授吳充進宗室六箴一  
曰視二曰聽三曰好四曰學五曰進德六曰崇儉  
仁宗以付太宗正司





帝書之屏風常視以自戒及爲皇子召本宮教授周孟陽爲辭奏孟陽有所勸諭即謝孟陽而拜嘉祐七年遷入內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廚而已中外聞之相賀

八年四月即位十月輔臣請如乾興故事雙日召侍臣講讀

帝曰當俟祔廟畢擇日開經筵

十二月己巳始御邇英閣召侍讀侍講講讀經史講論語學而時習之侍講呂公著曰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人君之

學當觀自古聖賢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而已又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公著言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朋友講習然士之學者以得朋爲難故有朋自遠方來則以爲樂至於王人之學則力可以致當世之賢者使之日夕燕見講勸於左右又以左右之賢爲未足於是乎訪諸巖穴求諸滯淹則懷道抱德之士皆不遠千里而至此天子之友朋自遠方來者其樂亦大矣又講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



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恭德是也

治平元年四月甲申御邇英閣前此

帝諭內侍任守忠曰方曰永講讀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

帝命毋拜後遂以爲常

講論語宰予晝寢呂公著曰舊說宰予晝寢寐也

侍讀學士臣敞以爲禮君子晝不居於內夜不居於外宰予晝居於寢故孔子非之

帝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多不喜進藥呂公著講論語子之所慎齋戰疾因言有天下者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不可不慎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則於興師動衆不可不慎至於人之疾病常在乎飲食起居之間衆人所忽聖人所慎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爲宗社自愛不可不慎帝納其言爲之俛首而動容自是每因講進戒



帝必肅然

講論語九人而已呂公著曰舊說其一人謂文母侍讀學士臣敞以爲子無臣母之理有婦人焉蓋邑姜也自古有道之君必求賢妃正女以爲內助朝夕警戒然後可以成德故詩美后妃能輔佐君子易稱家道正而天下定矣講卑宮室公著曰昔周宣王初即位更爲儉宮室小宗廟而致中興之功後世人君多務盛宮闕之制窮土木之工欲以夸四方而示後人輔弼之臣雖蕭何謝安猶不免此惑殊不知夏禹周宣恭儉之德可以垂美於萬

世也

帝因輔臣奏事語及呂公著歐陽修曰公著爲人恬靜而有文

帝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

六月己亥詔曰雖王子之親其必由學惟聖人之道故能立身若昔大猷自家刑國今一祖之後諸宗之支亦嘗著令於前命官以訓或兼職他邸或備位終年誘導之宜滅裂無狀蓋命不持固事遂因循特詔近臣並薦能者使成童而上講誦經書小學之居通達名數朝夕勸善日月計能固當漸



清簡編敦修志業與其趨異端而無守豈若就有道而自修居常謹思戒在中止其子弟不率教約俾教授官本位尊長具名申大宗正司量行戒責教授官不職不能勉勵大宗正司察訪以聞初帝以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其奉朝請者四百餘人而教學之官六員而已因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十三人置講書四員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年十四以下者別置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爲二十七員以分教之

帝謂韓琦等曰凡事之行患于漸久而怠廢況爲學之道尤戒中止諸宗室之幼者仍須本位尊長常加率勵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諭此意作詔戒勉之故有是詔

丙午詔曰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臣而董正累聖承繼百年盛隆宗社慶靈本支蕃衍念其性本于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于衆多必增員而統理外已詔於儒學各選經師內仍擇于親賢共司屬籍庶乎協贊其職並修厥官糾乃非違以正爲率勉夫怠墮惟善是從



帝既命增置宗室學官以謂宗室數倍於前而宗  
正司事亦滋多乃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宗  
惠爲之而降是詔

九月詔以五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罷侍講呂  
公著司馬光言

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  
刻之閒日御經筵從之

帝御邇英閣未嘗發言有所詢問二年十月侍講  
司馬光上言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  
由發明今

陛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爲臣等踈淺之  
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

聖性望

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  
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  
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几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  
之益

帝嘉納之



壬子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知青州士宗  
在侍從逾十五年因對乞補外入辭  
帝謂曰學士忠純之操朕固素知豈當久處外邪  
且命再對

三年四月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  
編集歷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臣自少以來略  
涉羣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煩多雖以衡門專學  
之士徃徃讀之不能周浹况于帝王日有萬几必  
欲徧知前世得失誠爲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  
戰國下訖五代正史之外旁采它書凡關國家之

興衰繫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王者所  
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  
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  
聞見甚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辦徒有其志久而無  
成鄉曾以戰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  
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別有編集甚續此書  
欲乞亦以通志爲名其書上下貫穿千有餘歲固  
非遇臣所能獨修伏見韶州翁源縣令劉恕將作  
監生簿趙君鐫皆有史學爲衆所推欲望差此二  
人與臣同修庶早成書



詔從之而令接所進書八卷編集俟書成取  
旨賜名其役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國子監  
直講劉欬代之

六月壬子改清居殿曰欽明召直龍圖閣王廣淵  
書洪範於屏

帝謂廣淵曰

先帝臨御四十年天下承印得以無爲朕方屬多  
事豈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  
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以景爲七篇進明  
日復召對延和殿

帝曰景所說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爲馭臣之柄尤  
爲善論朕遇臣下常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剛  
斷此屏置之坐右豈特無逸之戒也

臣祖禹曰

英宗皇帝潛德藩邸修身好學故

仁宗以知子之明付畀大業及即位首勸宗室  
以學蓋

帝以身先之知學之益不學之損也又諭輔臣  
凡學之道戒在中止

聖訓豈不大哉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

嘉祐八年五月始聽講讀于東宮天資好學尋繹讀問有至日昃內侍言恐饑當食

上曰聽讀方樂豈覺饑耶

英宗以

上讀書太多嘗遣內侍止之當講讀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使人揮扇待官僚有禮伴讀王陶入侍上率弟顥拜之陶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大愛慕之又讀商書紀仲虺作誥因取尚書讀之至志自滿九族乃離

上曰微子去之是也

治平四年正月

上即位九月壬寅以御史中丞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光言張方平不當叅知政事臣是人言臣言果是則方平當罷若其非是則臣當遠貶今兩無所問而臣復還翰林仍加美職未曉所謂乞察臣所言是非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亦言不當遽罷光中丞封還制書

上手詔光得卿奏及謂因前日論方平不當故有易命此乃卿思之誤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經術行



義爲世所推今將開延英之席比得卿朝夕討論  
敷陳治道以箴遺闕故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  
意皎然易見也况命卿之旨在二十六日登對前  
苟朕以言事罪卿豈復遷卿美職必諒朕誠更勿  
橫慮可即授告敕呂公著所以封還者蓋不知此  
意耳俟對日朕亦當諭旨

十月己酉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退

上獨留呂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  
勸講左右非謂其言事也公著復奏遂解銀臺司  
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

上親製序面賜光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穎邸舊  
書二千四百二卷

壬戌

上出知鳳州梁泉縣令范亦顏所上書及濮廟議  
命邇英閣講讀官定奪仍宣諭立濮王廟非

先帝本意先是七月亦顏以前嘉州夾江縣令投  
檢止書曰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是禮惟

天子可得而議也

仁宗皇帝無子子

英宗而付以天地之大業盛德也



英宗皇帝即大位服三年日夜惴慄恐墜休緒大  
孝也詔議變禮以尊所生不忘本也濮安懿王之  
於

英宗伯父也原所生之德而尊其號冠之以所封  
之濮明止一國非所以兼天下也於是右司諫劉  
庠侍御史張紀殿中侍御史張唐英監察御史襄  
行唐淑問等言亦顏小臣敢爲欺罔以白爲黑惑  
亂天聽詿誤聖朝狹邪亂政漸不可長乃降亦顏  
下縣王簿尉

熙寧元年四月庚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等

言竊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後講者始  
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竊以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  
當賜坐乞付禮官考議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後  
判太常寺韓維刁約同知太常禮院胡宗愈言臣  
等竊謂臣侍君側古今之常或賜之坐蓋出優禮  
祖宗以來講說之臣多賜坐者以其敷暢經藝所  
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存禮則加異

太祖開寶中李穆薦王昭素於朝召對便殿賜坐  
令講易乾卦

太宗端拱中幸國子監升輦將出顧見講坐因召



學官李覺講說覺曰

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

太宗爲之降輦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於前則事體輕重誠爲未安臣等以爲宜如天禧舊制以彰

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判太常寺龔鼎 蘇頌周孟陽同知太常禮院王訖劉攽韓忠彥言臣等竊謂侍從之官見於天子若賜之坐有所顧問猶當避席立語況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

爲宜若謂傳道近於爲師則今侍講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爲師之寔豈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重輕可知矣今若使侍講輒坐其侍讀當從何禮若亦許之坐則侍從之臣每有進說皆當坐矣且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

仁宗

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一旦以爲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今人主之待侍臣由始見以及畢講皆賜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于三公矣尚



何加焉其講官侍立伏請仍舊初孫奭坐講仁宗尚幼跂案以聽之奭因請立講論者不以爲是王安石兼侍講請復乾興以前故事使預聽者立亦坐之日少而立侍之日多于是公著等遂同建明已而衆議不同

上以問曾公亮公亮但稱臣侍

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

上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講禮記自今講尚書先是王安石次未當講

上命安石講至曾參易箒安石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于牀第之間君子以仁行礼其勤見于將死之際

上稱善未几安石言禮記所載多駁雜乞今講尚書故有是旨

講甘誓予則孥戮汝呂公著曰古之仕者世祿若身以罪戮則子降爲卑隸人失伍死不入兆域如此之類皆恥累其世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賞善及子孫罪惡止其身非并殺其子也

講天乃錫王勇智



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呂公著對仲虺方稱成湯能  
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  
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然後可爲盡善矣

帝學卷第七

帝學卷第八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侍講文寶錄修撰兼國史院修撰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范祖禹上進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下

熙寧三年九月戊辰初御邇英閣講讀

己巳召御史中丞呂公著來旦赴經筵公著以臺  
丞侍講又兼經筵職遇講讀即赴

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講資治通鑑漢紀至曹參代  
蕭何爲相國一遵何故規因言參以無事鎮撫海  
內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  
殖



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變也漢武帝用張湯之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宣帝用高帝舊法但擇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頗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虛爲此紛紛也

陛下視宣帝元帝之爲政誰則爲優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故爲治在得人不在變法也  
上曰人與法亦相表裏耳光曰苟得其人則無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矣故當急於求人而緩於立法也

壬午呂惠卿講咸有一德因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正月始和置於象魏是也有五歲一變者五載一巡守考制度於諸侯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世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司馬光言漢守蕭



何之法則治變之則亂臣竊以爲不然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挾書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謂之不變哉武帝以窮兵黷武奢淫厚斂而盜賊起宣帝以總覈名實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顯殺蕭望之而漢道衰皆非由變法與不變法也夫法弊則必變安得坐視其弊而不變邪書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者謂實非聰明而強作之非謂舊章不可變也光之措意蓋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因此規諷必以臣制置三司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發此論也臣願

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爲是則當從之若光言爲非陛下亦當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召光誥問使議論歸一

上召光前謂曰卿聞呂惠卿之言乎惠卿之言如何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正月始和置於象魏者乃舊章也非一歲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族師於四孟月朔屬民而讀邦法也豈得爲時變月變



邪天子恐諸侯變禮易樂故五載一巡守有變亂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歲一變法也刑罰世輕世重者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用非一世一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講筵之官皆在此乞

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例條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曰司馬光備位侍

從見朝廷事有未便即當論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豈可但也光曰前者詔書責侍從之臣言事臣嘗上疏指陳得失如制置條例司之類盡在其中未審得進達聖聽否

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爲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此則臣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罪臣不敢逃

上曰相與共講是非耳何至乃爾王珪進曰司馬光所言蓋以朝廷所更之事或爲利甚少爲害甚



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王珪進讀史記光  
進讀資治通鑑畢降階將退

上命遷坐繫於闕內御榻之前皆命就坐王珪禮  
辭不許乃皆再拜而坐左右皆避去

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詢詢皆以爲不  
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珪對曰臣疎  
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  
路又不能知其虛實也

上曰據所聞言之光曰朝廷散青苗錢茲事非便  
余間里富民乘貧者乏無之際出息錢以貸之俟

其收穫責以穀麥貧者寒耕熱耘僅得斗斛之收  
未離場圃已盡爲富室奪去彼皆編戶齊民非有  
上下之勢刑罰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蠶食細  
民使之困瘁况縣官督責之嚴乎臣恐細民將不  
聊生矣呂惠卿曰司馬光不知此事彼富室爲之  
期害民今縣官爲之乃所以利民也昨者青苗錢  
令民願取者則與之不願者不強也光曰愚民知  
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昨獨縣官不彊富民亦  
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  
若何昔



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如河東之和糴也

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也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今立法許之乎

上曰坐倉糴米何如王珪等皆起對曰坐倉甚不便朝廷近罷之甚善

上曰未嘗罷也光曰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祭何惠卿曰坐倉得米

百萬石則歲減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聖慮陛下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

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正謂此也

上復與衆人講論治道至晡後王珪等請起

上命賜湯復謂光曰卿勿以嚮者呂惠卿之言遂



不慰意光對曰不敢遂退

三年四月癸未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賈山上疏言秦皇帝居誠絕之中不自知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晏子曰和與同異水大醯醢鹽梅皆相反之物宰夫濟其不及以泄其過若羹已鹹復濟以鹽已酸復濟以梅何可食也伊尹戒太甲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之情誰不欲人順已而惡其逆惟聖賢知順之損知逆之益譬如酒醴雖適口而醉人藥物雖苦口而除病是以臣之於君剛則和之柔則掖之明則晦之晦則明之非故相反欲

裁其有餘補其不足以就皇極耳若逆已者即黜降順已者即不次拔擢則諂諛日進忠正日踈非廟社之福也

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讒安得不黜光曰臣因進讀及之耳時事臣不敢妄論也

丁亥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主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



十年八月丙午御邇英閣講詩

上問侍講沈季長曰豐年言秋冬報良耜何以止言秋報季長對畢

上又問豐年不言報上帝良耜何以疊言報社稷季長對畢

上曰此終始之詩也

十月庚辰侍讀鄧潤甫陳襄讀史記因言司馬遷史載秦漢以來君臣事迹有不足以陳於陛下之前者如呂不韋傳之類是也

上曰若此之類皆闕之勿讀沈季長履黃奏講詩

畢不知進講何經

上曰先王禮樂法度莫詳於周宜講周禮

元豐元年三月辛巳御邇英閣沈季長講周禮八法

上曰或言邦治或言官治何也季長對畢

上曰然

壬午侍讀學士呂公著讀後謹書畢

上留公著極論治體至三皇無爲之道釋老虛寂之理公著問

上曰此道高遠堯舜能知之乎



上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之然常以知人安民爲難此所以爲堯舜也

上又論前世帝王曰漢高祖武帝有雄材大略高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也公著曰誠如聖諭

上又曰武帝雖以汲黯爲戇然不冠則不見後雖得罪猶以二千石祿終其身公著曰武帝之於汲黯僅能不殺耳

上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

其能屈已從諫耳

上臨御日久羣臣畏

上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

丁亥黃履講八柄

上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而八柄非太宰所得與何也履對畢

上曰然

辛卯沈季長講九賦

上曰或言開市文賦或言開市之征何也季長對畢



上曰然

癸巳黃履講九式

上曰賓客之式次於祭祀而八政七曰賓何謂也履對畢

上曰然

四月丙寅沈季長講小宰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文糾禁

上曰政令糾禁詳略如何季長對畢

上曰言凡宮之糾禁則是不止於王宮又及於諸侯也

八月戊辰黃履講宰夫之職正歲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

上曰或言詔王廢置或言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或言以告而誅之或言以告於上何也履對曰詔冢宰者詔冢宰而已以告而誅之以告於上者或詔王或色王及官長皆不得專也

上曰或三年或歲終則書能否告之以爲廢置此獨於正歲何也豈非舊歲之所考書以告乎履曰然

二年六月辛酉左諫議大夫安燾等上諸司式



上閱講筵式開講罷講申中書

上曰此非政事何豫中書可刊去之

六年四月壬申御邇英閣蔡卞講周禮司申

王曰先王建官市治獨如此其詳何也卞對曰先王建國面朝而後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略也

上曰市衆之所聚詳於治衆故也後世治市之法闕略今可求而復乎卞對曰先王之時有鄉有遂有朝有市其事相須也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

鑑五代紀三十卷資治通鑑目治平三年置局每修一代史畢王之至是書成總二百九十四卷目錄考異各三十卷

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進入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

詔獎諭

臣祖禹曰

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多與講讀之臣論政事於邇英君臣傾盡無有所隱而



帝天資好學自強不息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其  
勵精勤政前世帝王未有也自熙寧至元豐之  
末間日御經筵風雨不易蓋一遵

祖宗成憲以爲後世子孫法也可不念哉

臣

祖禹

拜手稽首曰三皇之時至質略矣伏羲

始開人文神農以下皆有師聖人之德莫大於  
學在易乾之六爻龍德變化皆聖人也九二曰  
見龍在田孔子曰龍德而正中也由學以聚之  
問以辨之故天下文明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  
孔子曰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至于九五飛龍在

天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  
奉天時聖人之德莫盛於此由學以致之也九  
二九五皆曰利見大人蓋非學則不能爲大人  
故堯舜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聖學之效也楊  
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  
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始於伏羲至於成  
王易詩書所稱聖人所述爲萬世法由漢以下  
其道不純故可稱者鮮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  
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也恭惟



本朝

累聖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  
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  
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  
人主無不好學故也

陛下廣覽載籍歷觀前世創業之主守文之君  
有如

祖宗之皆好學者乎由三王至於五代治安長  
久有如

本朝之百年太平者乎今人有寶器且猶愛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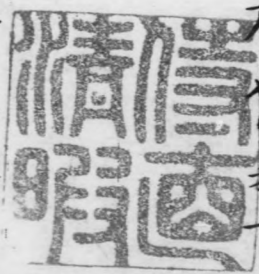
之恐其傷缺況

祖宗百三十餘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務學以守  
之乎臣人聞學則必問問然後爲學中庸曰君  
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皆所以爲天下法也堯有衢室之問  
舜有總章之訪動必咨於四岳孔子稱舜之大  
智曰好問仲虺戒湯曰好問則裕學聖者之先  
務也問者學之大方也文王詢于八虞而諮于  
二虢度于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于  
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所以能成其聖也武王



訪于箕子成王問于尹佚四聖維之衆賢翼之  
是以爲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豈由他哉  
唯彊於學問而已今臣所錄八篇上起伏羲下  
訖

神宗伏惟



陛下憲道於三皇稽德於五帝軌儀於三代法  
象於

祖宗集羣聖之所行體乾健之不息則四海格  
於泰和萬年其有永觀矣臣拜手稽首謹上

帝學卷第八終





